

中國文化與海外華僑

梁 子 衡

(一) 經濟動機。文化動力

「中國文化與海外華僑」這是筆者一本拙著的名字，因為本稿以中國文化為記述的中心，故用這舊書名為題。

「中國對外移民係以經濟為動機，文化為動力。」這是筆者一貫的觀點，由此次旅遊美、加，細心研究華僑社會的動態，使筆者對這觀點益加堅定。

西方移民跟財富走，財富在那裡，生命就在那裡；中國移民跟文化走，文化在那裡，生命就在那裡。有人鑒於大陸淪陷後，海外許多華僑在僑居地置產，作生根的打算，認為筆者的觀點有問題。其實，從深一層來說，中國移民今天在海外置產，也不是跟財富走，而仍然是跟文化走。因為大陸淪陷，俄化進入，中國文化走散，一向臺、澎、金、馬自由反共的基地集中；一向海外華僑社會散佈，預估當自由中國與海外的中國文化大結合轉化為反共的革命力量，重返大陸之後，海外的華僑仍然是跟中國文化走，不會跟他們在海外那些產業走。

筆者這次訪美，在紐約一位好朋友陳先生的

家庭裡見到：陳先生是一位大學教授，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後移民赴美，初到紐約，靠親族的關係生活；後來三個兒子先後在美國大學畢業，學社會學的在當地政府工作，學醫的開了一所診所，學工的在一間間工廠當副工程師。先是陳先生一家脫離了唐人街 (China Town)，搬至皇后區 (Queens)；次是陳先生的三位兒子先後結婚，搬離了大家庭，遷居至長島及其他西方人的住宅區；陳先生三位兒子的住宅附近不到三年，華僑逐步增加了十多家，變成了小型的「唐人街」。他們跟財富走了一段，後來又跟文化 (生活習慣，同胞感情) 聚合起來了。

洛杉磯有老「唐人街」亦有新「唐人街」，紐約也有老「唐人街」和無數新「唐人街」。因此，我對「中國移民跟文化走」這一觀點仍有信心。

(二) 閉門一家親。開門天下親

滿清時代，我們中國人拿着三把刀，一條杖子，以「豬仔」的身份「廉售」異邦，表面看這是經濟掛帥；但當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海外登高一呼，又帶着大家出錢出力，乘着「德謨克拉西

」 (Democratic) 號的「輪船」回歸 (即使人不回歸，精神則已回歸) 祖國來了。(反清是民主、民族綜合的革命運動，和今天反共的革命運動意義相同) 這是跟文化走的一個例證。

中國文化的特點，在人的分類上是五倫；在人的修養及人的追求目標上是正心、誠意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；在社會的組織系統上是家族、宗族、鄉族和國族，層次分明，井然有序。中國文化具有極強的彈力：「閉門一家親，開門天下親。」這裡試作簡單說明：

昔年，越南政府強迫華僑入籍，停止各屬中華會館活動；可是越南黃氏宗親會理事長就是越南新聞部長黃南雄先生，以一個宗親會打破了國界。還有，當時黃南雄先生在越南當新聞部長，黃部長夫人却在臺北中和鄉父衛生麻將。越南政府強迫華僑入籍的結果，國籍方面把許多中國人變為越南人，而在文化方面却把許多越南人變為中國人。

許多外國學者，他們以西方文化觀點和發展歷程來看華僑組織，多認為華僑的宗親組織和地域組織必為時代所淘汰。誰知到現在，其情況恰恰相反，昭倫公所不但集謝、許、譚等

姓之大成，而且發展為全球性的組織；劉、關、張、趙的龍岡總會亦成爲一重要的全球性團體；董、楊宗親會曾把四川的楊森（已故）送到菲律賓去光宗耀祖；全球梁氏宗親總會所曾成爲故梁寒操先生傳佈三民主義的講壇。盛哉！盛哉！

總之，華僑組織的形式甚窄而精神甚寬，正與中國的社會組織精神相同。廣東臺山的同胞多爲華僑，他們都拿美鈔過生活；筆者的故鄉恩平（臺山、新會、開平、恩平被稱爲四邑）多爲農村，同胞多靠蓄薯、芋頭作生計。抗戰末期，外滙停頓，臺山老鄉跑到恩平靠親倚戚渡饑荒，沒親沒戚的，認上一個半個乾爸、乾媽便食住無慮。大動亂中的「難民」，寧靠親戚，不擾政府，發揮社會組織的精神，這是中國文化「閉門一家親，開門天下親」，那種彈性功能的表現。

(三) 戰場升高。一決勝負

溫哥華有兩位華僑回大陸探親，兩人在香港各買臺北大同公司電視機一架，一位把電視機上 MAKE IN TAIWAN 的標戳刮去了，一位却原機一字不動。當他們在深圳入境時，中共的海關人員把前一個（把字刮去的）照洋貨抽稅；而後一個則免稅進口，他們的理由是臺灣是祖國的一部份，是國貨不是洋貨。這是共匪的笑臉統戰。筆者在六十九年十一月號中外雜誌「八千里路雲和月」一文指出，共匪海外的統戰詭計自出。我這次在美、加觀察的結果，共匪正把外海的戰場升高。促成此一態勢的因素大約是：

一、多年來共匪的外交順勢彌補不了僑務逆勢；它知道，聯合國上一面五星旗敵不過紐約街頭上無數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；

二、臺、澎、金、馬反共基地與大陸共匪統治區的比較，熟優熟劣，已非常顯明。共匪的軍事、政治侵臺的夢想難以實現，乃妄想以海外包圍臺灣，以統戰的分化陰謀顛覆臺灣！

三、共匪認爲以外交打擊我中華民國的陰謀雖逐步得逞，惟僑務始終無法取勝；我們中華民國掌握着海外反共形勢，正彌補了外交上的損失。

升高海外戰場，運用統戰詭計，以與我在海外決一勝負，正是共匪今天海外工作重要的一環。海外有些愛國僑胞面對共匪猛烈的攻勢，憂心如焚。我對他們說，翻開中國歷史，歷代戰爭的勝負，不決於軍事、政治、經濟的層次，而是決於文化的層次。共匪今天在海外跳躍這條瘋狗，它正在政治、經濟這兩層次中張牙舞爪，它絕不能躍過了文化層次。

共匪無法在文化層次上勝過我們，共匪的統戰也就永遠無法打倒我們。不過，共匪把海外戰場升高了，我們也應升高來順應這一態勢。

(四) 實用主義。個人主義！

筆者在紐約時，正遇上以李登輝市長爲首的中華民國五市長訪美。紐約華僑公宴五市長於第一家酒家，安良及協勝兩堂聯宴五市長於珍寶樓。李市長等在珍寶樓宴會那天，我的同學余英生兄也約好我在那裡飲茶，我怕捲入應酬，到珍寶樓門前拖了余英生兄便跑。我不知道五市長曾坐過

紐約 Subway 火車否？曾發現紐約市黃色的一面否？我在「八千里路雲和月」一文曾經說過，美國沒有一個固定的現實，當時我說這句話的意思是指：美國人富於創造精神，在不斷創造中，時新日異，一個固定的現實便不存在，這樣說法有點「玄」，現在我從另一個角度來說，美國沒有一個固定的現實，也可以指爲美國文化的根本不夠深固。我這次旅遊美、加之後，我發覺外國事物可學的甚多，不可學的亦多。

美國的個人自由已脫了正軌，嚴重傷害了公共秩序。如街頭塗鴉，車廂亂畫，是其一例；其次，美國的人權主義，已失去了法理標準、道德標準，而成爲出自美國政客們好惡心理的政治權術。如美國白色人種族成見甚深，潛意識上拒黃排黑，足可明證；再其次，美國人民在種種社會福利措施保障下，已失去理想，已沒有抱負，今後恐難再產生華盛頓、林肯、羅斯福這類的英雄人物。相反的，黑人在種族與經濟的壓力下，將來還可能人才輩出，領導國政。我們目擊若干美國青年，整天沉溺於酒、色、毒品之中，可以警惕！還有許多，還有許多，我們都不能無條件，無選擇的來學。筆者由溫哥華到西雅圖，朋友找來一位加拿大青年開車，我們沿途閒聊。他洋洋得意的說他和一位小姐祇是同居而沒有結婚，他的理由是，他們兩人生活分擔，財富自理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不必受婚姻的約束；他最得意的還是他那輛附有臥室、浴廁、廚房的旅行車，今天兩人商議同意玩水，則將車靠海；如同意幽靜，則將車靠山。

我現在套下面幾句話來說，這正是西方文化的實用主義、個人主義、和浪漫主義！

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於臺北